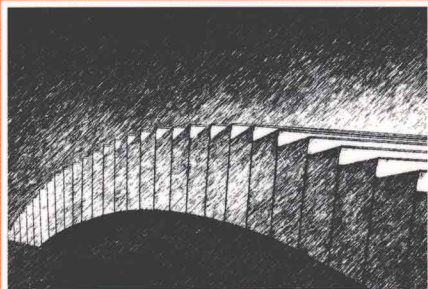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二辑



城市遗梦

尚庆海



微阅读 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它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随时随地进行阅读。这种阅读方式具有便捷、碎片化、互动性强等特点，深受现代人的喜爱。微阅读不仅是一种阅读习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让我们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阅读空间，让心灵得到滋养和慰藉。微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让知识成为一种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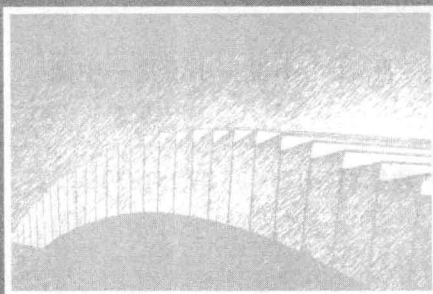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二辑



城市遗梦

尚庆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遗梦 / 尚庆海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780 - 2

I. ①城… II. ①尚…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1879 号

城市遗梦

尚庆海 著

出版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霞 游灵通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2

版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8 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5500 - 0780 - 2

定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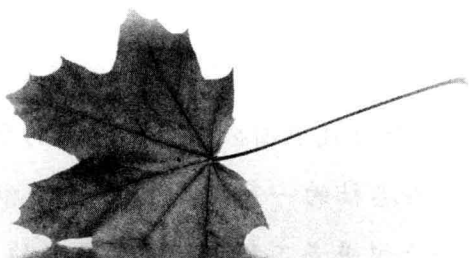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4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目 录

八爷和他的女人	1
幺叔	4
嫌你有病	7
抬花轿	9
那天突降暴风雨	12
窝边草	14
城市遗梦	16
帮忙	18
野食	21
钥匙	23
离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25
家事	27
年底结婚	30
我不是雷锋	33
因为我是别人的老婆	36
窝囊的前夫	38
盆景和女人	41
麻姑	44

梦里离婚	47
男人在中间	49
日记	51
爱的证据	54
猫	57
巧人	59
失聪的男人	62
一条腓纶秋裤	64
迷药	67
母亲的预言	70
你不要碰我	72
女人和孩子	75
婚床	78
靠山	81
儿子明天要“出嫁”	84
隔壁	87
怪梦	89
害怕	91
比刀更可怕	93
半个情人	95
村主任为啥对我好	98
李小天孝父	101
诱祸	104
指标	107

心病	110
拖鞋	113
土楼	116
胎记	118
一块橡皮	120
漫水桥	122
九叔	125
真相	128
天太冷	131
丧事	133
四叔嫁女	136
今天回来吃饭吗	139
酒殇	142
反梦	144
憨表弟	146
亲娘	148
生水	150
里面有人	152
害了自己	154
夜遇好人	156
一只眼瞟着	159
我也是来吃饭的	161
丢不了的自行车	163
1976 年的腊八粥	166

看门“狗”	168
师母	170
代价	172
立碑	175
一树柿子	178
花坟	181
一颗苹果核	183



八爷和他的女人

八爷一辈子没婚娶，打了一辈子光棍。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八爷屋里并不缺少女人，这令村子里的许多男人垂涎。

八爷住着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老土屋隔三差五地会有女人出没，当然都是一些流浪到村子里的傻女人。

促成第一个女人走进八爷土屋的是九叔。

那天，村子里来了一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怔怔地在村子里转悠了两天了，九叔碰见了，突发奇想，给了那妇女一个馒头，问她，你家是哪的？那妇女看了眼四叔，低下了头。九叔又问，咋不在家呆着，跑出来干啥？那妇女抬起头看看九叔，依然不说话。九叔说，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婆家吧，有地方住，还有好吃的，每天都能吃饱肚子。那妇女听了，浑浊的眼里一闪而过的惊喜之色被九叔捕捉到了。于是，九叔就把那妇女给八爷领去了。

八爷看着九叔给他领来的女人，眼里并没有流露出多少喜悦，八爷只是淡淡地说，她愿意留下来，就留下来吧。

九叔临走，把嘴俯到八爷耳边，小声说，八爷，我知道你这辈子还没碰过女人，这不白来世上走了吗？您也别嫌脏，先尝尝女人的味道，过过瘾再说。

八爷听九叔这么一说，抡起巴掌就要打，你个小兔崽子！

九叔呵呵着一溜烟跑了。

八爷想着九叔的话，心里也噼里啪啦直跳。

八爷拿了几块村主任刚送来的救济款，去大街十字路口买肉。卖肉的钢炮讪笑着问八爷，八爷，家里有客了？八爷也没正面回答，只是哼哼哈哈敷衍着。周围一圈人嘻嘻哈哈说，八爷今天娶了个媳妇。

八爷拿了肉赶紧往回走，八爷毕竟有一把年纪了，走得很慢，八爷



就听见后面说，憋了老八一辈子了，今天突然屋里有了个女人，你们想想，老八会不会一下子就癫狂了？

今天晚上你听窗根儿去，不就啥都知道了。

呸呸呸，想想都恶心！

八爷身子一颤，又继续往前走。

那中年妇女在八爷的土屋里呆了三天，还是在八爷一不留神的时候不见了。

走了就走了，八爷也没出去找去。

没多久，村子里又来了一个女人，这次是个挺年轻的，也眉清目秀的，看样子是脑子有问题。这个女人也被村子里的闲人给八爷领家里去了。这个女人在八爷处也只呆了两三天，就也跑没影了。

八爷再出门的时候，有人拿八爷开玩笑，八爷，咋整的？也不知道悠着点使唤，这不一个一个都被你折腾跑了不是！都几十岁的人了，咋不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么个理儿哩？

八爷早已习惯了他们不三不四的话了，自从给他屋里领了两回女人，这村子里的男女老少说什么的都有。八爷嘿嘿一笑，也不辩解。

往后，这村子里一出现流浪女人，村人就往八爷的土屋里领，八爷不管是啥样的，都来者不拒。这村里的人又开始嚼舌头了：老八这东西色着呢；老八也不容易，一个人孤独了一辈子，都黄土掩到脖子根的人了，就让他瞎欢腾几日吧……

从前在八爷土屋里呆过的女人隔三差五地一个个回来住几天就又悄没声儿走了，几年下来，一直这么循环着。这样一来，八爷屋里就没断过女人，这下就更热闹了，许多男人们渐渐平息的心潮又开始涌动起来了：这老八有一手啊，跟过他的傻女人居然还惦记着他！嘿嘿，真是人不可貌相。

莫非老八在女人身上还有一手？男人们都对八爷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又一个女人回来住进八爷的土屋的当天夜里，八爷土屋的窗下挤满了圆溜溜的脑袋，每个圆溜溜的脑袋上的两只眼睛瞪得也都是溜溜圆，他们要看看八爷对付女人有什么高超的手段。

隔着没有窗帘的玻璃，只见八爷给女人洗了把脸，又悉数把好吃的都拿给女人，女人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是骗傻女人听话上床的前奏，嘻嘻，老八还挺有耐心的。窗下有



人低声嘀咕。

傻女人吃饱了，八爷指指屋里唯一的一张小床，温和地说，去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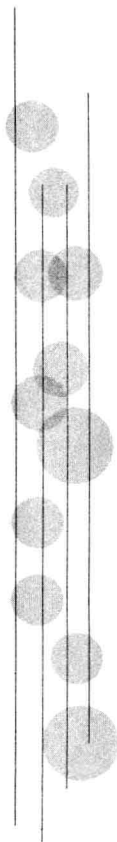
傻女人就乖乖地躺在了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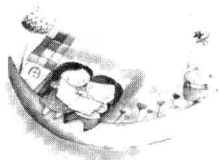
这完全是物质诱惑！窗户下面开始一阵骚动，他们争着往前挤，都怕自己错过了好戏。

不一会儿，女人就鼾声四起，八爷看着看着，脸上慢慢就浮现出一抹温暖的笑意。

八爷把一张席子往地上一抻，和衣往席上一躺，感慨地对自己说了句：有个女人让你疼着真不赖！

随着八爷“啪”的一声拉灭了屋里的五瓦小灯泡，窗外的那些脑袋也“哗”的一声散了，他们都没有说话，都在自个心里琢磨八爷刚才说的那句话……





么 叔

么叔娶邢寡妇，完全是七爷给逼的。

么叔对七爷说，黄花大闺女我都不娶，我要她邢寡妇?!

七爷扬了扬手里的鞭子，说，这次，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么叔可不是吓大的，么叔“喊”一声，转身就走。

鞭子“啪啪”打在身上的声音特别刺耳，么叔却没有感觉到疼。么叔疑惑地转身看，原来七爷把鞭子抽到了自己的身上。

爹，您这是干啥?何苦啊您?!么叔跑了回来，拽住了七爷手里挥动的鞭子。

七爷老泪纵横。七爷说，爹都是黄土掩到脖子根的人了，你就不能成全爹，了爹一个心愿?

么叔听了，拽住鞭子的手慢慢垂了下来。

么叔就这样把邢寡妇娶到了家。

新婚之夜，么叔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邢寡妇看着和衣横躺在床上的么叔，轻轻叹了口气。

以后，么叔都是和衣而眠。

那天，邢寡妇幽幽地跟七爷说，爹，您不该逼他啊!

七爷听不明白，七爷说，我得对得起你娘!

邢寡妇说，您和俺娘的事我都知道，您没有对不起俺娘。

七爷陷入了遥远的回忆，七爷说，要是我当年娶了你娘，你娘能那么早就走了?七爷说着的时候，眼角就湿润了。

邢寡妇见了，安慰七爷说，爹，俺娘在天之灵，都记得您的好的。

七爷长长地叹了口气，又轻轻地摇了摇头。

那天，么叔又喝多了，邢寡妇给么叔打了洗脸水，温柔地给么叔擦着脸。



邢寡妇看着和衣躺着的幺叔，胸脯一起一伏的。邢寡妇走到床边，摸索着去解幺叔的扣子。幺叔翻了一下身，哼了一声，打开了邢寡妇的手。

邢寡妇犹豫了一下，又摸索着去解剩下的最后两个扣子。

这次，幺叔没有动，邢寡妇轻轻抚摩着幺叔健壮的胸脯，嘴唇不由得颤抖……

邢寡妇把自己整个身子伏在幺叔身上的时候，幺叔眯蒙着醉眼，看了看邢寡妇的脸，嘟囔着说，你、你……

邢寡妇说，让我生个儿子，给我养老……

幺叔一翻身就压住了邢寡妇，幺叔想起了菊子的话来：让我给你生个儿子吧……

幺叔激动地喊着：菊子！菊子！幺叔的嘴去寻找邢寡妇的嘴，幺叔颤抖不已的双手撕扯着邢寡妇的衣裳……

邢寡妇突然就把幺叔推开了，邢寡妇说，我不是菊子，我是邢寡妇……

第二天，幺叔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衣衫不整的样子，正在懊恼，邢寡妇进来了，幺叔问邢寡妇，昨天晚上我……

邢寡妇说，我知道你心里只有菊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做。

幺叔说，对不起，我和菊子说了，我要等她的。

邢寡妇说，你要等她多久？

幺叔说，等到她的男人不行了，她的男人快不行了，熬不过今年冬天。

邢寡妇一听，眼泪就吧嗒吧嗒往下掉，那我呢？到时候我怎么办？

幺叔被邢寡妇给问住了，幺叔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幺叔只知道自己对得起菊子就行。

邢寡妇忍住泪水，艰难地说，你让我生个孩子吧，等我怀上孩子，我就走，远远地离开你，等我老了，也好有个给我养老送终的人儿。

幺叔很坚定地说，我不能对不起菊子！

幺叔的话刚落地，门就被“哐”的一声踹开了，只见七爷手里紧紧攥着一把鞭子，脖子上的青筋突起老高，满面通红地站在门口。

幺叔和邢寡妇都惊讶地喊了声爹。

七爷喘着粗气，气得话都说不清楚了，七爷破口大骂幺叔，你个兔崽子有能耐啊，给你躺在一张床上的媳妇你都不要，你却给一个别人的老婆守贞操！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不肖子！

邢寡妇赶紧抱住七爷挥动鞭子的胳膊说，爹，您误会了。



你让开！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七爷推着邢寡妇的手说。

邢寡妇不放手，邢寡妇知道今天么叔非得挨一顿不可，就对着么叔喊，你快走啊，你快走啊！

有种你把菊子现在给娶回来，你这个兔崽子！七爷骂着么叔。

么叔被七爷骂急了，口不择言，说七爷，我没本事，娶不来菊子，这还不都是您遗传的，您当年不是也没娶到邢姨吗？您当年欠下的良心债凭什么让我来给您还！

邢姨是邢寡妇她娘。邢寡妇听么叔这么一说，抱着七爷的手就慢慢无力地垂了下来。

你、你、你！七爷用鞭子指着么叔，浑身颤抖。

七爷突然“咳咳咳”地咳嗽不止，居然吐出一口黑血来。

么叔见了，赶紧跑过去扶住七爷，七爷甩开么叔的手，还要用鞭子去抽打么叔。七爷抬起胳膊一用劲，一口气没上来，就缓缓倒下了……

邢寡妇披麻戴孝抱实闷罐摔老盆，安葬了七爷后，一个夜里，裹了几件换洗的衣裳，悄悄地走了。

么叔寻找了邢寡妇很久，也没找到。

菊子的药罐子男人果然没有熬过那年冬天，菊子等自己的男人过了百日，就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手里牵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来到了么叔的屋子里，菊子站在么叔的面前，对小男孩说，快叫爹！

小男孩怯怯地看着么叔，喊了声，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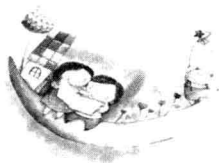
么叔仔细打量眼前刚才喊自己爹的小男孩，居然眉宇之间和自己有几分神似。

么叔指着小男孩问菊子，他……

他就是你的亲生儿子啊！菊子动容地对么叔说。

谁家开始噼噼啪啪放鞭炮了，么叔高兴地抱起小男孩，说儿子，我们也去放鞭炮！

么叔把一挂万支响的大地红刚挂了起来，正要点火，突然听到大街上传来一个女人凄惨的喊声，爹——吆，娘——吆！爹——吆，娘——吆！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么叔心里不由一颤，拿着燃着火柴的手就不由也跟着一颤，火苗就扑到了鞭炮的引线上，瞬间引燃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把么叔吓了一跳。爹——吆，娘——吆！么叔听到了外面女人的喊声渐去渐远，么叔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



嫌你有病

不知道哪儿的人在村子外头开了家舞厅，有好几个外地的女人在那里陪舞。

一天，二豁和孬蛋喝了点酒，路过舞厅，看见门口停了好几辆小轿车，俩人商量说咱也去舞厅里潇洒潇洒？二豁和孬蛋刚进舞厅的门，就有几个妖艳的女人缠了上来，说大哥来消遣啊，相中我们哪个姐妹了啊？二豁看了下舞池，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跳舞，就剩五光十色的旋转灯在那里闪，嘈杂的音乐在那里响，就问女人，怎么没有人？女人讪笑着说，我们不是人吗？二豁说，外头有车，咋不见来跳舞的人？女人嘻嘻着说，都去里面跳舞了。孬蛋也犯疑了，问，跳舞不在舞池里跳，在哪儿跳？

女人见是两个大傻帽，就“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大哥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当然在单间的床上跳，现在谁还在舞池里跳，嘻嘻嘻……

二豁和孬蛋有些明白了，俩人一递眼色，赶紧挣开几个女人的手，跑了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二豁说，咱名字不好听，咱名声可不能再弄不好听了。孬蛋说，咱心里咋想都成，咱可不能对不起和咱一条心过日子的婆娘。

随着时间的推移，舞厅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一次，邻村的高文化来找二豁和孬蛋，说想要他俩和他搭伙贩苹果，就看中俩人名孬心不孬，他出钱，叫二豁他俩出力去串乡卖。二豁和孬蛋合计了一下，挺有赚头，就同意了。

第二天，二豁和孬蛋去高文化家谈具体去贩运的时间，高文化的老婆又是倒茶又是敬烟，不把他俩人当外人，和和气气的，让人很舒服。

二豁和孬蛋去厕所撒尿，二豁说，高文化的老婆真不赖！是个好婆娘！孬蛋小声说，比自己的老婆对咱都好！说着，俩人吃吃地笑。再回



到屋里，高文化的老婆说晌午不能走，我去割肉，吃大米饭。二豁和孬蛋怎么说不在这儿吃饭别去割了都不行，非去不中，说你们今天说啥都不能走，头一回来家里，就在这儿吃饭！

高文化见老婆一走，笑着对二豁和孬蛋说，你们俩跟着我好好干，等挣了钱，我天天请你俩去跳舞！

二豁问高文化，去俺庄那舞厅？

高文化点点头。

孬蛋问高文化，您经常去那里跳舞？

高文化又点点头，兴奋地说，呵呵，那里的小姐，啧啧，会玩得很，叫她们干啥就干啥，可刺激了！

二豁和孬蛋一对眼，“唰”的一声站起来，一拍屁股，说，走，再挣钱也不干了。

高文化不知道咋了，忙问他们二人，咋的了？咋的了？你们俩……

孬蛋撂下一句，嫌你有病！

说完，二豁和孬蛋真走了，任高文化在后面莫名其妙地说，我没病啊，我怎么会病？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说翻脸就翻脸，钱都不挣了？

在回去的路上，二豁问孬蛋，这钱咱不能挣了，后悔不？孬蛋说，谁后悔谁是孬种！俩人就哈哈一阵爽朗地笑。二豁说，高文化有那么好的老婆还去舞厅干那事，这人不地道，猪狗不如！咱不跟猪狗不如的东西共事！孬蛋说，这么好的老婆都不好好守着，说他有病他还不服！二豁说，亏他爹娘给他起恁好听的名字！还高文化呢，呸！孬蛋说，咱名字贱，可咱人不贱。

停了一会儿，二豁问孬蛋，咱也是来世上走一遭，咱这么做，亏不亏自己？孬蛋白眼二豁，说，咋亏？咱又不是没进过那破舞厅！说完，俩人又一阵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